

---

ICANN67 | 虚拟社群论坛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 NCSG  
坎昆时间 2020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 — 12:30 至 13:30

发言人（姓名不详）： 本次会议正在录音。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大家好。我是 ICANN 董事会的马修·希尔斯。

欢迎大家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联合会议。

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不多。所以，为了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能讨论到 NCSG 和董事会提出的所有问题，我只是简单讲几句，然后就交给你，丝黛芬妮 (Stephanie)。

请大家记住，在发言的时候一定要介绍自己的名字和所代表的组织，以便转录成文本，对此我们会非常感激，另外请大家尽量放慢语速，发音清晰。

好了，接下来交给你，丝黛芬妮。

谢谢。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抱歉，在最后一刻才把我们的问题和意见修改发给你们。这有点疯狂。都怪我，没有早点开始这个流程，但我们在最后进行了大量的交流。谢谢你们在最后一刻接受了这些修改。

开始之前，我想要公开感谢玛丽安·巴科什 (Maryam Bakoshi) 为我们提供的所有帮助。我知道，当我说“如果没有她，我们将会迷失，尤其是我将会迷失”的时候，我们的其他两位主席也是这么想的。她很热心地照顾我们所有人，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而且，今天是她的生日。

现在，我很想为她唱一首生日歌，但我觉得，我的歌声应该会超出大家的可接受范围，所以还是算了吧。

不过还是祝你生日快乐，玛丽安 (Maryam)，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马修·希尔斯：

生日快乐。

丝黛芬妮·裴琳：

接下来，我们提出的第一点是一份关于 .ORG 出售的声明。本来应该由凯茜·克莱曼 (Kathy Kleiman) 来朗读的，不过凯茜 (Kathy) 急着去美国大学，因为新冠病毒，那里正要封闭，所以她让我代她朗读。

具体的内容我想我们已经发给你们了，但为了备案，下面我会把它朗读出来。这是我们向 ICANN 董事会提出的声明草案。

我会逐字逐句地读，可能还会加入一些奇怪的语法变化。

互联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交流渠道。 .ORG 顶级域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非商业性言论集合。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目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其选区，代表通用顶级域名 (gTLD) 非商业注册人和非商业互联网用户的利益和意志。

我们对 .ORG 拥有特殊的利益和意志。

2002 年，在将 .ORG 移交给国际互联网协会及其非营利组织公共利益注册管理机构时，ICANN 董事会曾保证，会为 .ORG 注册人和用户（统称为“.ORG 社群”）提供保护。

我们将以最强有力的法律手段，确保 NCSG 在 2019 年 12 月 9 日致董事会的信函中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

第一，修订通知程序，规定如要提高批发价格，无论金额多少，都必须为 .ORG 的注册人留出六个月的时间，让他们能够以当前年费率续订域名不超过 20 年。此修订版通知程序的实施对 PIR 以及任何提供 .ORG 域名注册和/或续订服务的注册服务机构必须是强制性的。

坚定承诺 .ORG 域名的管理将继续保持内容中立，即，注册管理机构不会因某个域名发布的政治、文化、社会、种族、宗教和个人内容，甚至不真实、冒犯性、不雅或不道德的内容（如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内容）而暂停或撤下该域名。

第三，取消 .ORG 域名下的 URS 程序，因为 URS 的权利保护机制仅适用于新域名。

另外，我们将力求确保 ICANN 董事会直接参与这一决策过程。董事会能否确认其会直接参与此决策过程？

---

这是这份声明中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

具体内容就是这样了，各位。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我想玛盾 (Maarten) 有话要说。

玛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谢谢。

众所周知，在重要问题上，我们总是与组织紧密合作。这份声明会原封不动地包括在公开发布的记录中。哪怕没有从一开始就这样做，但从此刻开始，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我想，我们现在的任务是 12 次简报以及与整个董事会的讨论。我们非常感激社群提出的所有意见和建议，包括（音频中断），还有周一在专题讨论会上收到的意见和建议。在后续的工作推进中，我们会充分考虑到它们。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与组织步调一致，以及获得充分的信息，但决定权在我们手中。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行使这一权利。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关键流程。

希望这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谢玛盾。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

好的。关于我们提出的第二点，我会把时间交给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Tatiana Tropina)，由她来主持接下来的讨论。

谢谢。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非常感谢。

抱歉。我现在要静音了。

尼尔斯·坦恩·奥威尔  
(NEILS TEN OEVER)：

实际上，我是尼尔斯·坦恩·奥威尔。我跟塔蒂亚娜 (Tatiana) 共用一个麦克风，都代表的是赋权选区。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这是关于工作阶段 2，可能对你们来说这并不意外，但是自从社群就工作阶段 2 的报告达成共识，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两年时间了。这种共识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实际上是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的结果。过去，很多人对工作阶段 2 表示怀疑，一些人甚至称它是“工作阶段 1 遗留下来的思想的危险坟墓”。

因此，当董事会于 11 月份批准这份报告的时候，包括它所编制的一份实施报告，我们真的非常高兴。

然而，从那以后，董事会再没有就报告的实施展开进一步的沟通，这加剧了我们早先的一些担忧。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你们的下一步打算，以及在这件事上停滞不前的可能原因。

你们董事会考虑的后续实施里程碑是什么？我们期待听到你们的回答，与此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就报告的实施与你们交流。

马修·希尔斯：

谢谢尼尔斯 (Neils)。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有一阵子没见了。

我想艾芙丽 (Avri) 在这个问题上有话要说。

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是的，我是艾芙丽。

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要确认一下，在这个话题上，塔蒂亚娜没有其他问题要补充。如若是这样，那我就继续了。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谢谢艾芙丽。我是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我没有问题了。尼尔斯和我是互相补充的。基本上，他涵盖了我要说的一切。

艾芙丽·多利亚：

很好。

尼尔斯，谢谢你的问题。下面我就先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讨论的走向。

大家知道，它在 ICANN66 期间才获得批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确保实施小组到位，确保他们已准备好与组织一起开展实施方面的工作，这花了我们一些时间，不过现在已经完成了。我是这个小组的联络人。事实上，我记得你们在实施小组内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很高兴再次听到它。

关于目前的进展情况，对于这大约一百条 — 具体可能要少点 — 但是对于这大约一百条的建议，基本上组织 MMSI 所做的事情就是，看看哪些建议已经开始实施，看看哪些建议可以在不额外分配预算的情况下完成实施，看看要如何调整目前正在进行的预算编制流程。基本上，这就是他们目前的工作内容。其实，从他们开始到现在并没有多久。可能在 4 月份，我们会发布一份关于最新进展的更新报告。这是预计的时间。

所以说，要做的工作有很多，有些已经开始了，有些还没开始。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在我们工作列表的顶部，它是我们的高优先级工作。虽然我们没有对工作的优先级进行划分，但我们都知道，WS2 在这个优先级划分过程中占据着一种特殊的地位。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是现成的，那就是，我们正在着手，也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至于相关的更多信息，我们应该能在 4 月份提供给你们。

---

马修·希尔斯： 谢谢艾芙丽。尼尔斯或塔蒂亚娜，你们要继续跟进吗？

尼尔斯·坦恩·奥威尔：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几句，非常感谢。

因为从社群就报告达成共识到董事会批准报告，这之间的时间非常充裕。然后董事会也重申它需要时间来完成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工作。现在，董事会已经批准了报告，但是说需要再次完成这个流程。

所以我就问自己，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需要实施报告，为什么这需要花这么长时间？我只是不太能理解你们做决策和规划的流程。我完全相信你们在优先处理这个事情。但是，能否请你们稍微详细地说一下这个流程？

艾芙丽·多莉亚： 还是我来吗？我是艾芙丽。

马修·希尔斯： 当然。

艾芙丽·多莉亚： 好的。我相信你们都看到了，因为这之前由 WS2 I.T. 讨论过，我们必须首先完成实施评估报告。这是第一步，它会为董事会提供依据，帮助董事会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个实施范围，基本上，它会得出一个评估结果，这样董事会就可以就我们如何开展这一工作做出决策。



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应该被视为评估之后的下一步。我们已经了解了这项工作的范围，而且这项工作也已经获得了批准。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深入细节，比如，各个部分、各个地方具体需要做些什么？由谁来做？如何做？我们如何为它提供资金？我们如何把它纳入预算？具体的预算要求是什么？等等等等。

所以我认为，当你看到包含大约 100 条项目的任务时，你就会知道，要把所有这些合计起来有多困难，需要多长时间才能 — 事实上，这比原计划多花了一年多时间甚至更长。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们合计起来，确保它们相互之间保持一致。

现在，基本上，我们需要对实际的实施规划再执行一次这个流程。或许 MSSSI 的成员可以在我的回答基础上再深入说明一下。

但其实，它就是一次进一步迭代 — 不是，我的语言水平越来越不行了。我都有点担心 — 它是一次更深入的研究，是一次更深入的计划，是关于如何完成工作的具体细节。

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艾芙丽。

我不知道有没有 MSSSI 成员要说几句，但跃然 (Goran) 在聊天室里留言了。尼尔斯，塔蒂亚娜，留言说，戴维·奥利佛 (David Olive) 也会与社群沟通，让社群了解那些会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建议。

塔蒂亚娜？

塔蒂亚娜·特洛皮娜： 非常感谢，马修 (Matthew)。

大家好。

我想，我们之所以对工作阶段 2 的实施感到沮丧，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获得太多的交流，根本不清楚董事会和组织具体采取了哪些步骤来实施它。对我们来说，这基本上是我们能问这些问题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

另外，我还想再问两个问题。

首先，在工作阶段 2 的实施上，你们有没有计划征询一下社群的意见，或者改进与社群之间的沟通交流？

我看到跃然在聊天室里说，戴维·奥利佛会与社群沟通，让社群了解那些会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建议。但同时我认为，由于其中一些建议会影响到社群的某个部分，或许我们有必要在这些建议上展开合作，你知道的，在某些建议上展开合作，毕竟我们社群的各个部分不是相互独立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你们会向社群征询意见吗？同时围绕这方面提供一些沟通渠道？

第二个问题是，我希望不会有任何指向性，因为我一直在说工作阶段 2 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发展实践的关系。你们是否会单独着手工作阶段 2 的实施？如果是的话，你们要如何确保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发展实践不会妨碍或违背工作阶段 2？你们在这方面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非常感谢。

---

马修·希尔斯： 艾芙丽，你想要就问题的第一部分说几句吗？我可以回答第二部分，也就是关于多利益相关方 —

艾芙丽·多利亚： 当然。

现在，MSSI 正在制定一套计划，一套关于如何追踪工作进展以及如何呈现和沟通这一进展的完整沟通交流计划。这是他们眼下正在做的事情，虽然对于这套计划什么时候可以制定好，可以供大家遵循，我没有一个预估时间，但相关的讨论会在 4 月份的报告中说明。

在把时间交给马修之前，我想要再指出一点，没错，董事会现在基本上就是在看所有这些需要开展的工作，无论是 WS2 建议，还是其他审核得出的建议，亦或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方面目前正在进行的其他任何工作，尽力确保在最终的解决方案中，不同部分不会相互冲突。

这就是在推进实施工作方面，目前 MSSI 正在做的事情。

下面的时间交回给你，马修。

马修·希尔斯： 谢谢艾芙丽。实际上，你说了我想说的，我也正打算说，我们必须要从整体来看所有这些不同的工作，而不是单独看待它们，这样才能避免你所提出的问题，塔蒂亚娜。

所以作为多利益相关方发展实践中的一部分，我们，也就是 MSSI 和组织，已经列出了所有不同的工作，从工作阶段 2 到 ATRT3 再到

PDP 3.0，以便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它们可以如何满足多利益相关方发展过程的不同部分。我们非常清楚，正如你所说，不同的工作之间可能存在重叠和妨碍，因此我们在如何整体看待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谢谢。

我看到董事会这边没有人要发言了，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很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吧。

顺便，我想说一下，很显然，我们把这当做是我们的一个优先任务。这是对你刚才关于优先级的问题的回答。

我们也认为 EPDP 是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而且，本次电话会议上的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其中。

接下来我会把时间交给阿姆鲁·萨德尔 (Amr Elsadr)，由他主持关于下一个话题的讨论，这是一个新的话题，取代了之前我们发给你们的另一个话题。

阿姆鲁·萨德尔：

谢谢丝黛芬妮。

马修还有 ICANN 董事会的各位同事，你们好。我是阿姆鲁 (Amr)，从开罗打来。谢谢你们同意与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讨论这个话题。

噢，抱歉。之前说要介绍自己的名字和所代表的组织。我是阿姆鲁·萨德尔，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这是我今天早些时候匆忙放进去的介绍性内容。谢谢你们在提前这么短时间收到通知的情况下，仍然同意与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基本上，大家知道 — 我记得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与 ICANN 董事会曾经讨论过“草莓”(Strawberry) 团队和他们所做的工作。

我们发现，“草莓”团队的工作与 EPDP 团队自工作阶段 2 开始以来所做的工作不太同步，大家知道，EPDP 团队的章程中提出了很多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该团队提出了一个用于标准化访问/披露系统的模型，被称为“混合模型”。

ICANN 组织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却与之相反，它提出了统一访问模型，这个模型有点类似于一个中央系统，然后，组织试图去弄清楚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合规方面，这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并为此与欧洲数据保护理事会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比利时数据保护机构 (Belgian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 和欧盟的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交流。

当我说这两者之间不太同步的时候，我 — 这有点类似于，ICANN 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它想要寻求这些有关机构的意见，大家知道，在欧盟境内执行隐私和数据保护条例，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试图获得所有可能获得的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传达给 EPDP 团队，帮助 EPDP 团队完成其工作。

但几个月过去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我们收到的意见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有帮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意识到，在如何有效达成符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政策建议，以及如何回答我们试图回答的一些棘手政策问题方面，EPDP 团队所代表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各种博客、通知等等从“草莓”团队那里收到的意见，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帮助我们回答很多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相反，它们加深或加宽了我们内部本来就存在的分歧。这让人有点沮丧。

鉴于现在我们即将完成工作阶段 2 的工作，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正围绕初步报告开放公共评议期。在公共评议期结束后，EPDP 团队将会审核所收到的公众意见，然后着手起草最终报告。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很少的时间可以用来寻求更多的意见。坦白说，我们很想知道 ICANN 组织打算如何推进这一工作。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更换模型会花很多时间。我们很想知道，从 GDPR 合规的角度来看，ICANN 组织现在寻求意见的这个模型，这个中央化的统一访问模型究竟有没有可行的可能，因为我们 EPDP 团队研究的并不是这个模型，我们研究的是另外一个模型。你们与有关机构的交流，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处在 EPDP 工作的非常后期的阶段，如果你们之间的交流继续进行下去，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ICANN 董事会会对 GNSO 提出的任何建议的采纳决定？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明确和提前计划的东西。但我个人希望，无论 ICANN 组织和“草莓”团队在做什么，都不会对我们在 EPDP 方面所做的工作造成太大的干扰，因为这项任务本身就已经很困难了。它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就像我前面说的，团队所代表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分歧，尽管他们试图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但结果可能会不如人意。即便如此，大家知道，仅仅是试图到达那里就已经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了。

所以，如果 ICANN 董事会，比如跃然或者 ICANN 董事会的其他成员，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说明，那将对我们很有帮助。

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阿姆鲁。

我想贝基 (Becky) 已经准备好要回答了。但我想，其他几位董事会成员肯定也想就这个问题说几句。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是的。谢谢。我是贝基·伯尔。谢谢你的问题，阿姆鲁。

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件事情需要分开来说。其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董事会现在正在努力了解 GDPR 对注册人数据的影响。这虽然与 EPDP 正在制定的政策有关，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承认并且绝对尊重 EPDP 和 GNSO 在制定与访问 WHOIS — 与访问非公开注册人数据相关的政策方面所拥有的权力。“草莓”团队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干扰它，而且一直以来，似乎也没有干扰它。

我只是想说清楚这一点。“草莓”团队的工作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确保我们董事会了解到所有相关事实，明确 GDPR 和其他相关数据

保护法律 — 但很显然，这里主要是 GDPR — 对使用、访问和处理注册人数据的影响。

当然，作为 EPDP 预算的一部分（包括阶段 1 和阶段 2），董事会也为法律问题的咨询提供了经费。如果你觉得有一些法律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你可以去找法务委员会，你知道的，你可以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与提出和解答这些问题相关的经费已经包含在了预算中。

我不认为 — 很显然，董事会仍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在，董事会想要了解与此相关的法律影响，以便履行我们的尽职调查义务。很显然，当 EPDP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 我知道在目前这个时间点，EPDP 已经确定了并且正在朝着构建这个混合模型的方向发展，这完全在 EPDP 的职权范围内。但我不太明白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认为，组织与欧盟委员会和数据保护机构之间的对话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政策制定流程，因为它们的本来意图是帮助我们了解 GDPR 带来的影响。我并不是有意挑衅或者有敌对的意思。很有可能这场对话的结果是，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只有像混合模型这样的东西才能发挥作用，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但这仍然不会决定你们的政策制定。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社群和董事会在履行其关于政策制定流程的职责时应该要了解的重要信息。

大家都知道，章程明确规定了董事会在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它说，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董事会可以不同意 GNSO 通过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制定的政策结果。



---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

阿姆鲁，你想要跟进一下吗？还是说，有其他董事会成员想要说几句？

阿姆鲁。

阿姆鲁·萨德尔：

谢谢马修。我是阿姆鲁。我再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董事会成员想要说几句，然后我再跟进。谢谢。

马跃然 (GORAN MARBY)：

我是跃然。我能说几句吗？

马修·希尔斯：

当然，跃然。谢谢。

马跃然：

很有意思，我只是想指出，我们从未从 GDPR 的角度讨论过阶段 2 中讨论到的拟议出票系统。从表面上看，我们试图解决的一些问题将能够 — 看看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法将签约方的法律责任转移到 ICANN 身上，我们称之为统一访问模型，它与拟议的出票系统其实是相同的，特别是在你们加了数据处理活动之后。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也包括在内，例如，对签约方来说，确保我们不会引入不必要的风险。

所以我想，如果你们觉得出票系统可以接受，那我们仍然需要讨论与 GDPR 相关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阿姆鲁。

阿姆鲁·萨德尔：

谢谢马修。又是我阿姆鲁。

谢谢跃然。也谢谢贝基，非常感谢。我不仅要感谢贝基和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在 ICANN 董事会与 EPDP 团队之间的持续联络工作，以及贝基在法律团队协助 EPDP 团队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还要感谢里昂 (Leon)，我们成功地把他从 EPDP 团队中赶走了。他更愿意加入 ICANN 董事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不管怎么说，贝基，非常感谢你。你的回答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还想问 — 也许这个问题适合跃然来回答。关于与欧洲数据保护机构，与欧洲数据保护理事会之间的交流，你们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另外，我还想知道，你们可能会如何确定向他们提出哪些问题或者采用什么方式与他们交流？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即将按计划完成 EPDP 工作阶段 2 的工作，你们的这种交流可能会如何影响后续的流程步骤，包括 GNSO 理事会批准建议以及 ICANN 董事会批准 GNSO 理事会的建议？谢谢。

---

马修·希尔斯： 谢谢阿姆鲁。贝基，克里斯 (Chris)，或者跃然。

马跃然： 这个问题跟我有关。我可以回答。

从工作阶段 2 开始以来，我们就一直与社群以及与 EPDP 保持交流，因为我们一直在试图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答案。那就是 — 我简单说一下吧，希望有律师能够回答。

在涉及到回答问题时，有没有可能拿掉签约方的某些责任？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 —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与社群一起建立了 — 与技术研究小组一起建立了一种潜在的框架，因为在欧盟委员会的帮助下，他们现在 — 他们说，我们需要这种意见输入之后才能提问。这就产生了一个叫做“草莓文件”的东西。

在这份文件里，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也就是去年年底我们发给数据保护理事会的那些问题。

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个呢？是因为这是一个流程问题。这个流程问题 — 比利时数据保护机构已经与我们召开了会议。当时我们邀请了 EPDP 团队的主席，以便这个团队也能参与那场会议。之前你们曾提过那样的要求，我们认为很合理。

那场会议的最终结果是，他们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在这方面，下一个正式的阶段应该是，数据保护理事会着手讨论这个问题。以上就是从流程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看看会不会发生那种情况。

但我现在要说的是，过去两年我也一直在说，当我们开始与数据保护理事会交流时，对于董事会提出的临时规范，他们说，是的，你们可以收集数据。你们可以不批准它，当我们从一开始就存储了 WHOIS 数据。

我一直说，这个问题会更加棘手。但我说过，我们说过，董事会说过 — 在进入阶段 2 时，我们曾说过，我们认为这个团队实际能做的是一种不改变法律基础的出票系统，是一种不改变签约方作为法律责任人必须做出决定的这一事实的系统。但它可以简化请求，以及简化对请求的回应，因此我对阶段 2 目前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

拟议的 UAM 模型是基于法律上对这样做是否可行的回答。所以我们会继续问那个问题，直到我们得到明确的“是”或“否”的答案。我们不知道最终能否得到这样的答案，但我们很高兴有欧盟委员会的帮助，是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得以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数据保护理事会。所以这个流程是 — 它会继续下去。也许我们本来想的是能够更早得到答案，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关于第二个部分，后面我会多次提到，目前这个问题似乎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讨论。欧盟成员国已经开始在不同的论坛上询问有关访问 WHOIS 数据的问题。

此外，之前曾提出这个问题的国会议员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提出”这个词在欧洲人看来是指把东西放到台面上，而不是把它拿掉。所以说，关于 WHOIS 数据的影响，目前存在一些政治上的讨论。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

很快，我们将会发布一份报告，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到所发生的事情。希望这样回答能让你满意。抱歉占用了这么长时间。

阿姆鲁·萨德尔：

谢谢跃然。我是阿姆鲁。你的回答提供了很多信息，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我期待着报告发布的那一天。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裴琳。抱歉这么久才打开麦克风。

我忍不住要插几句，刚才我在聊天室里也说了。我们已经注意到关于 WHOIS 数据重要性的政治讨论，但遗憾的是，GAC 所代表的各国政府似乎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坚定地捍卫数据保护利益，至少没有像 NCSG 希望的那样坚定。这事关注册人的权利，我们不断发现这种利益捍卫在讨论中的缺失。

我们很清楚，某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努力促成在他们的贸易协定中纳入 WHOIS 数据。这也是上面所说的政治讨论的一部分。

不管怎样，我看到发言队列里有一位男士举手了。

---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抱歉。

丝黛芬妮·裴琳：                      怎么了？

马修·希尔斯：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在我们继续看其他问题之前，我想跃然最后还想再说几句，如果可以的话。

丝黛芬妮·裴琳：                      当然。

马跃然：                              谢谢丝黛芬妮。是的。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确定一种形式，让社群了解我们从各个政党那里获得的信息。你们应该看到了我们在几周前发出的，关于与联合国之间互动的信息。以后我们会继续采用这种形式，希望你们没有意见。

政治方面，更具体地说，实际上欧洲有许多数据保护机构现在都开始讨论法律本身，讨论它的效力，他们可以如何加以利用，以及特别是，如何与数据保护理事会展开交流。

我只是想说，这有点 — 做这个事情的并不是 GAC。他们是实际立法的起草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新的概念。

我也会让我们在布鲁塞尔的团队看看，我们可以对此发表点什么意见。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跃然。

数据保护机构现在面临着无法完成 GDPR 赋予他们的任务的压力，这是肯定的，我可以理解他们的一些话具有有一点防御性，因为他们已经不堪重负，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执行。

好的。我们现在收到了一个来自 NCSG 成员的问题。喂？斯凯博 (Skcyber)。

斯凯博：

是的，我是。

我想就两点关注向董事会提一个问题。我们比较关注治理角度，你可以理解成，我们是如何处理这类事情的，因为在前面的部分，我们确实提到了 GDPR 以及它的适用情况。

我想知道你们在治理方面的意见，以及在取证方面，特别是在数字取证方面的意见。

丝黛芬妮·裴琳：

能说一下你的姓名和所代表的组织吗？

斯凯博：

好的。我是（介绍姓名），代表国际互联网协会。

马修·希尔斯：

谢谢你的问题。我看看有没有董事会成员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

是哪个具体部分 — 抱歉，我们先回到问题本身。你想要了解的是治理方面的哪个具体部分？

斯凯博： 特别是数字取证部分，你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马修·希尔斯： 数字取证？

斯凯博： 是的。

马修·希尔斯： 好的。有人想要回答关于 GDPR 下数字取证的问题吗？

贝基，我看到你举手了。

贝基·伯尔： 是的，我想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取证。我相信，在大数据方面，如果这就是我们所涉及的数字取证的话，那我们是有指导原则可依的。但我认为，你必须要进行 6(1)(f) 所述的平衡测试，才能了解数字取证工作所依据的合法利益是什么，它是谁的利益，以及这会给其数据在数字取证中得到处理的数据主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欧洲数据保护理事会第 29 条工作组和各个数据保护机构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当数据处理的结果会给个人数据主体带来法律后果时，我们必须以特别严格的方式执行这一平衡测试。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减轻对个人的影响，比如对所有数据进行哈希处理。我的意思是，它仍然是个人信息，但肯定有一些方式可以用来降低数据处理给个人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造成的威胁或代价。

但我认为，本质上，这和你在其他情况下执行的测试是一样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丝黛芬妮可能比我知道的更清楚。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

我想我们这边没有人要发言了，丝黛芬妮。所以，交回给你。

丝黛芬妮·裴琳：

好的。非常感谢。我觉得你回答的很好，贝基。我就不掺和了。

下一个问题，我会交给我们 NCUC 的主席布鲁纳 (Bruna) 来主持。趁着现在麦克风还在我的手中，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取消了这届面对面会议。因为某个人在每届面对面会议的时候都会生病，有些比较了解我的同事都很清楚这点。我通常都是拿着手帕发言的。所以这次，你们都得救了。谢谢。

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

大家下午好。我是 NCUC 的主席布鲁纳·桑托斯。接着丝黛芬妮关于取消这届现场会议的发言，我希望我们能在这里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因为在感激取消现场会议的同时，我们也认为，你们在计划

举行 ICANN 会议之前大约两周宣布的这个决定导致社群最终放弃了  
很多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会议和互动。

不过，我们对这个流程确实有一些担忧。就好像这整个规划流程 —  
在这届虚拟会议举行前我们只有两周的时间，所以相关的时间安排  
以及组织关于虚拟会议参会的规划指引都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的成  
员在使用移动应用时遇到了问题，有些成员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  
报名以及如何报名，还有时区的问题。

这些问题最终给我们的成员造成了相当尴尬的局面，甚至导致他们  
无法参加这届虚拟会议。

除此之外，我们取消了开幕式，这是我们过去几乎每届会议都有的  
环节，依赖于（听不清），而且为这届 ICANN 会议规划的会议日程  
也从通常的六天变成了四天。

在我们的评估中，我们最初的一些想法是关于是否需要建立新的、  
适当的治理机制，然后根据这些机制来考虑此类事件。

我们社群的一些成员发现，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或者  
说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考虑到病毒蔓延的势头，我们可能不得不  
因为无法预见的挑战而取消下一届现场会议，我们认为最好能重新  
规划会议，直到制定出适当的计划。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同时这也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问  
题，那就是，我们如何为即将到来的虚拟会议做准备？到目前为  
止，董事会从中总结了哪些经验教训？以及，你们认为我们可以如  
何改善社群与组织之间的互动？

之前我们也参加过 RySG 的会议，我们听说在 GDD 方面，你们计划执行 CPH。所以我们想知道你们接下来的计划以及你们的其他考虑。

希望我的发言听起来不会让人太困惑。谢谢。

马修·希尔斯：

完全不会，布鲁纳。我想玛盾应该有话要说，在此之前，我想说几句我的看法。

我想大家都知道，董事会做出取消现场会议的这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做出决定前的有限时间里，我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我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和确定这些会议。

但是从这两周或三周我们取得的成果来看，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尽管存在你刚刚提到的诸多问题，但总的来说，会议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向组织致敬。

不过我觉得，你确实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病毒已经在大范围蔓延，现在我们似乎面临着从一个危机级别上升到另一个危机级别的情况。

我认为这将影响我们在如何规划会议方面的考虑和决策，正如你说，我们如何从这届会议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加以改进，为未来的此类会议做出更充分的准备。

所以我认为你的问题和建议完全有道理。

玛盾，下面交给你了。

玛盾·波特曼：

谢谢你精彩的介绍。

我的意思是，你会发现，我们确实在董事会内部讨论过这个问题，这导致我们非常忙，因为几周之前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坎昆会议开始前的几周做出取消现场会议的决定。时间非常短。我们很清楚，这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所以对于大家展现出的所有灵活处理以及与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使得这届远程会议最终得以组织起来并顺利进行，我们非常非常感激。

对于远程会议来说，尤其这还是我们的第一届远程会议，考虑到准备时间是这么地仓促，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并且我们也会在社群的帮助下这么做。

这并不会改变我们的会议策略，因为那是社群的决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吸取这次的经验教训，然后不断改进。

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如果未来发生会议不能照常举行的情况，我们越早宣布决定越好，当然，也不能太早。希望这能回答你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谢玛盾。

---

玛盾·波特曼： 有人要补充吗？

马修·希尔斯： 董事会这边还有人想说几句吗？没看到有人 — 好的，有请。

马跃然： 抱歉。我保证 — 我想要感谢 — 就像我们对其他一些选区所做的那样，我们也要感谢这个社群对这届会议的支持。

是的，现在很晚了，但你们都坚持来了。你们帮助了所有人，你们帮助了我们，你们帮助整个社群组织起了我们所能组织的最好的一届会议。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正如玛盾所说，相关的讨论属于社群。我们会想办法确保这场与社群之间的对话继续下去，以及确保即将举行的其他所有会议顺利进行。

布鲁纳，谢谢你的支持，也谢谢丝黛芬妮和其他人。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布鲁纳，我想，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我们应该想办法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非常感谢你刚才提出的和写入介绍性文本中的建议。

我们会找到一种很好的方式来收集和了解社群各个部分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在不得已时将这些流程付诸实践。

---

还有其他意见或 — 请讲？

布鲁纳·桑托斯：

抱歉。又是我，布鲁纳。

我还有一个意见，或者说是一个问题。我只是想要说明一点，我并没有对你们在应对这次挑战时所采取的方法表示批评。我们知道，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社群领袖，从一开始就对这届会议非常投入。其实，我们也在问自己，这种把一届会议中的 300 多场会议减少到不到 70 场会议的做法能不能够持续下去。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反思，对于本来计划在坎昆会议期间举行的所有会议，究竟哪些才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才是真正有必要举行的。

我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到时候要决定取消吉隆坡会议，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日期，以便我们了解如何跟进计划？正如我之前所说，这届会议取消了针对 ICANN68 的策划会议。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关于时间安排的概念。不过，如果目前什么都还不确定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再次感谢。

马修·希尔斯：

跃然，你想要简单说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吗？

马跃然：

好的。谢谢。谢谢布鲁纳。

顺便说一下，我不觉得你的问题是对我们的批评。你是在合适的时间问了合适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但就在一个小时前，世界卫生组织也宣布这是一场全球性流行病，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我们一周前所不知道的。

但是在周二，我们已经说过了 — 周二，董事会将召开一场跟进会议，届时我们会讨论未来如何与社群沟通交流，不仅仅是在吉隆坡会议的问题上，还有计划在下个季度举行的所有其他会议。毕竟现在的情况谁都说不准。

我们希望确保 —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也许现在重申一下会比较好。现场面对面会议是 ICANN 血统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认为 — 我不认为这是重新开始其他所有讨论的好机会。首先，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正如玛盾所说，这很显然是社群才能做的事情。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唯一受其影响的人群。我们已经努力去尽可能地适应这种特殊情况。至于所有其他讨论，我认为那是属于社群的。

回到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布鲁纳，周二我们会在董事会内部讨论，总结这次经验教训，看看以后应该如何继续下去，如何与社群沟通交流。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尽可能晚地宣布这类决定，以免造成混乱。但现在，这个爆发点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了。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交回给你，布鲁纳，丝黛芬妮。我注意到我们只剩两分钟了。虽然还没来得及看董事会提出的问题，但这次讨论很有意思，也很有帮助。

丝黛芬妮，接下来交回给你。

丝黛芬妮·裴琳：

非常感谢。

我想，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开个小会，把我们的工作重点写在纸上发给你们。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也许再展开更进一步的讨论。

我想在关于虚拟会议的讨论上再补充一点，对于那些请不了假的志愿者来说，要兼顾工作和一整个星期的电话会议真的很困难。也许他们可以抽出一周的时间去别的地方开会，但要一周都坐在电话旁边，那会困难得多。

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在一周内完成所有的会议，也许我们可以拿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月的每个周五举行 ICANN 会议。前几天我也提出过这个建议，但好像收到了大家的一片嘘声。不过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各种方案。

第二个我想补充的事情是，我们团队特别期待召开面对面会议，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一些年轻人的参与度。并不是说虚拟会议不能提高年轻人的参与度，只不过考虑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也不能像在面对面会议中那样亲眼看到所发生的事情，这会变得困难得多。



---

所以如果有人对此有什么建议的话 — 我们现在正在思考要如何处理英才计划。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真的需要你们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丝黛芬妮。非常感谢你提议讨论我们向你们提出的问题。能够了解你们的工作重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另外，了解你们对未来战略规划流程的观点和意见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所以谢谢你们。

好了，我想我们得结束这次会议了。非常感谢大家对组织活动的参与。我们下次会议再见。非常感谢。

[会议记录结束]